左傳杜注辨證

左傳杜註辨證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閔公

元年傳因重固注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正義引服氏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此說勝杜惠氏云杜从許愼說

二年傳及狄人戰于滎澤注此滎澤當在河北

周禮職方氏鄭氏注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賈公彥云案禹貢濟出王屋始出兗東流爲濟南渡河泆爲滎春秋戰於滎澤是也詩檜譜正義引鄭注禹貢滎波既豬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京相

播曰濟水又南會于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而屠懿公廟諱演報命納肝處也案水經濟水又東合滎澤非此滎澤也彼滎澤蓋滎瀆之誤故酈元注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玉海引此正作滎瀆胡渭禹貢錐指云滎瀆非滎澤也據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是知經之澤皆作瀆也

咸案宣十二年傳楚潘黨逐魏錡及滎澤杜云滎澤在滎陽縣東與此滎澤正爲一地蓋濟水出河之後南會於此京相播云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今攷之濟水北流分爲濮則衛之境矣滎澤本此在河北如杜此註豈宣十二年之滎澤又易地邪此不待辯

與門材注門材使先立門戶

周禮掌舍棘門杜子春曰棘門或爲材門賈疏引此

傳證之云棘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

重錦三十兩注重錦錦之熟細者

服虔云重牢也案聘禮鄭氏注重猶善也引傳義同

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漢書五行志注引服虔云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

故謂之脤案周禮掌蜃祭祀共其蜃器之蜃鄭氏注

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引定十四年秋天王

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

可以白器令色白據此則蜃爲蜃器賈疏引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

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案詩緜鄭箋引傳蜃宜社之肉正義引此年傳及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脤皆作蜃賈公彥云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肉據此則祭肉亦得爲蜃蓋從其所盛之器而名之也蜃可以該脤脤不可指爲蜃器故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氏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引定十四年傳歸脤如字可以知脤之不爲蜃器矣杜仍不如子慎之確大宗伯賈疏亦從脤說顏師古注漢志以爲脤讀與蜃同以出師祭社而謂之宜脤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此不釋蜃爲器更疏

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服虔注此傳與韋昭注晉語皆以狂夫爲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敺疫服解阻爲止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韋解阻爲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劉光伯駁云元衣朱裳不爲偏衣桒戎事袀服上下同色今大子衣之偏衣是尨服也故先丹朱以爲是狂夫之服蓋上下雜色杜氏以爲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今試驗之不大乖異乎偏衣猶言服之不衷也服解阻字亦誤韋說是當云服是衣詛祝驅疫也以爲服衣先詛亦非

聞成季之繇注繇卦兆之占辭

司馬貞索隱引荀悅云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辭

也

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咸案帛禮雜記下作白鄭氏注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引傳作大白之冠其注郊特牲云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卽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其注玉藻云君衣布者謂若衞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今本作帛蓋誤之冠是也又於大帛不緌下釋云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謂白布冠也此皆大白爲布之證案服子愼云戴公卒在此年杜氏以爲衞文公以此年冬立豈喪未期年而已冠厚繒者乎蓋由晉時俗本白誤爲帛杜又

訓爲厚繒後來諸儒如衛冀隆劉炫輩雖有規難皆
不能起而正之至唐章懷注後漢書馬皇后紀云大
練大帛也反援杜爲證孔沖遠爲禮玉藻正義又引
傳大帛爲白繒冠沿襲既久不知謬妄此豈獨釋經
之誤實爲亂禮之始盩短喪劣議自預作俑也可勝
慨哉

僖公

元年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
姜歸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
姜氏之喪邾人懼乃還故要而敗之

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

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按杜云送喪在敗邾之後邾人何由而懼以義求齊亦不見經傳正義謂其無據而卒駮服說何也

二年傳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注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

服子慎謂虢伐晉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說文鄍晉邑也後漢書補注引服虔曰鄍晉別都據此則鄍在晉矣水經曰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酈元以爲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經曰又東過砥柱間酈元以爲砥柱山名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在

虢城東北入陽城東據此則杜說不盡謬妄然叔重
子慎皆以鄍爲晉邑則必不指三門爲砥柱矣三門
不詳劉昭補後漢書注釋此傳于沛國鄍聚之下云非此鄍蓋名偶同也元和志云底柱山俗名三
門山然則三門非古也此三門當在晉之境內顚棟高以爲砥柱即三門非是或軍其鄍邑之三門不作
山名解邪然余終不敢肊斷

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
微事故以取喻

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云馬牛其風
案高誘注呂覽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
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詩北山鄭箋風猶放也服說
是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解牛馬因風而

走與此傳皆失之故江氏愼修云觀淮南子塞翁失馬之事可見惠氏亦主是說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詩旄丘正義引服虔註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長發正義與此同杜所自出案禮王制正義引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孔沖遠案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九州而八伯何鄭答

畿內之州不置伯有卿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咸案詩旄丘序云責衞伯鄭氏以爲封爵稱侯時爲州伯周之制使伯佐牧引傳云侯爲牧則九伯猶夏之稱九牧也見宣三年傳詩正義旄丘云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雜問志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臣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周禮大宰賈疏曰周之法使伯佐牧卽僖公四年五侯九伯五侯是州牧九伯牧下之伯大宗伯賈疏云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周禮大宗伯云九命作伯鄭氏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說勝賈服正義駮其煩碎顯與禮經入

伯之文相戾矣鄭義精覈愈見

南至于穆陵北至無棣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

司馬貞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案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菁說文云韭華也周禮醢人菁菹鄭司農云菁菹韭菹賈公彥曰鄭云菁蔓菁也與茅自別爲一物案公羊傳云菁茅之貢不至范甯注香草所以縮酒亦混

菁茅爲一故楊士勛疏引孔安國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別之杜氏則又誤以公羊亂傳矣漢書郊祀志江漢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茅亦作茆高誘注呂覽引傳包茅作包茆周禮醢人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後鄭不從茅謂茆鳧葵也）詩伐木正義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茆也引傳如字縮亦作茜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廟諱）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後鄭說長

筮短龜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禮月令鄭氏注云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于兆也正義曰易言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日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周禮占人掌占龜鄭氏注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于長者賈公彥云龜長者以其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數知末又案馬季長云筮史短龜史長亦引杜說咸案禮曲

禮正義曰筮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大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此論最通但應云止公之不從筮不阻其再筮也前儒說多附會未可盡信

專之渝攘公之羭注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咸案專卽古鱄字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穀梁鱄作專傳鱄設諸史記刺客列傳作專諸玉篇云鱄魚名市𧶜切羭說文云夏羊牡曰羭爾雅釋畜夏羊牡羭攘古讓字禮曲禮下鄭氏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

讓字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云攘古讓字也專之渝猶言魚腹疾也魚腹疾故讓公之揄與下文薰蕕皆比義杜解迂曲而不可通蓋未達古文耳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禮內則鄭氏注云庮惡臭也引傳作一薰一庮釋文曰薰或作焄又作葷說文云蕕水邊艸也从艸猶聲不訓爲臭艸庮下云周禮曰牛夜庮則庮臭如朽木然則從庮者是也臭兼氣之美惡月令其臭香詩綿胡臭亶時大學如惡惡臭當訓爲薰蕕之氣皆在也周禮膳夫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

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注視朔親視朔也觀臺臺

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左傳云靈臺在太室明堂之中諸儒皆以廟學靈臺爲一案史記封禪書亦引傳云視朔在太廟猶天子明堂觀臺猶天子靈臺後漢書宮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五經異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壁之靈沼謂之辟雝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盧植禮記注穎容春秋釋例詩靈臺正義引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敘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雝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蔡邕明堂月令論高誘淮南本

經注皆以太廟靈臺爲一與賈服說同袁準正論曰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言遂謂之同處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咸以爲靈臺觀臺當通名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其明證也詩靈臺鄭箋云觀臺而曰靈臺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周禮小宗伯賈疏云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馮机氏疏云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觀天文）五經異義據公羊說以爲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諸侯無靈臺但不名靈臺耳以爲不得觀天文左矣蔡邕月令論云太廟明堂圖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忠棟謂通天屋卽靈臺黃帝明堂圖所謂昆

龠甚當杜氏以爲望遠之臺於古法全不審矣

虢仲虢叔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某氏尙書傳君奭云虢國叔字文王弟孔沖遠云母弟之言事無所出據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上陽虢叔封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若二虢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咸案隱元年傳旣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虢叔封制之證酈元水經注索水又東逕虢亭南

應劭曰滎陽故虢公之國今虢亭是矣此卽侍中所云西虢詩檜譜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卽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水經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酈元曰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又云長明溝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城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卽滎陽苑陵縣東卽春秋之制田也案漢志水經注皆於成皋下言東虢滎陽下言虢亭故侍中所謂東虢西虢皆在鄭地意以成皋爲東虢滎陽爲西虢故應氏亦以滎陽爲虢公國也然與傳叔死制之文不合杜氏又不言所在逕以滎陽當之皆失之矣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宏農陝縣東南東虢

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漢志宏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北虢謂下陽城西虢謂宮在扶風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虢亭虢叔國宏農郡陝本虢仲國河東郡大陽有下陽城劉昭補注虢邑據此則爲鄭滅者虢叔之後爲晉滅者虢仲之後較矣正義以杜氏無訓而猶豫不決非是

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此本賈注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作袀服振振顏師古云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皃也案閒居賦李善注引服虔曰袀服黑服也又引說文袀玄服也月令孟

冬乘玄路鄭氏注今月令曰乘袗路（今誤袗爲軫）似當爲袀字之誤（今誤袀爲袗）正義以爲玄色經文乘玄路玄袀義同後漢書輿服志皆服袀玄劉昭注引獨斷云袀玄袀紺繒也又引吳都賦曰袀阜服也此皆訓袀爲玄服士冠禮鄭注古文袀作均周禮司几筵鄭司農云純讀如均服之均士昏禮袀玄鄭注袀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彼下有玄故訓袀爲同此傳與彼有異依服說爲確

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注寢小寢將葬又不以殯過廟

此沿服氏之說案禮雜記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氏

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熊氏疏云諸侯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是也禮正義下雜記引服虔注以爲夫人之卒在于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此義亦當周禮內宰鄭注夫人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杜君徑以小寢當之何以別於燕寢也服氏云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玄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周禮大祝注鄭司農引檀弓下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云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賈公彥云鄭志答趙商孔子發凡言不薨不

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發凡例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據鄭氏二解皆以殯爲殯于廟此不易之論服杜終不可通

九年傳以伯舅耋老注七十曰耋

說文老部云年八十曰耋从老至聲詩車鄰逝者其耋毛傳耋老也八十曰耋鄭注易離卦大耋之嗟云年踰七十也見禮射義正義詩箋云八十曰耋劉熙釋名郭璞爾雅方言注皆同舍人云耋年六十稱則更謬矣然杜亦沿服氏說禮射義正義引服注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注其言雖多忌適足以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旣云又焉能克則秦伯知其不能害己矣復何慮之有蓋以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能勝人是吾之利也

十年傳及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襄二十四年傳注官名案高誘注淮南兵略訓云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故服虔注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韋昭注國語亦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杜氏兩解皆進退無據劉光伯規過云若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

不應曲
附欒氏

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詰之注秦伯之軍涉河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棟高云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顧讀侯爲候甚當詳見春秋大事表然說爲探候之車則俗說矣咸案晉語元侯韋昭注中軍侯奄也侯車今斷爲中軍侯奄之車不疑

亂氣狡憤注狡戾也憤動也

禮樂記鄭氏注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引傳作血氣狡憤鄭說是

箕子曰注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

馬融注論語箕子比干紂之諸父漢書五行志云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故尙書微子傳云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顏師古云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師高誘注呂覽淮南皆云箕子紂之諸父正義引鄭玄王肅亦以箕子爲紂之諸父誤以爲庶兄者惟服杜注左傳王逸注離騷也孔冲遠云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爲兄歷撿諸書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舍尙書微子之文而不詳審卒爲杜氏迷惑矣

十六年傳六鷁退飛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漢書五行志作六鶂退蜚說文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鶂或从鬲司馬相如說鶂从赤劉向以爲鶂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劉歆以爲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故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漢書嚴安傳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此數說皆足以發明經義訓釋猶節目耳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注言石隕鶂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

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服虔曰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劉光伯亦用此說杜氏以陰陽錯逆非人所生叔興果如是言則君亦不爲失問又何懼人譏刺之有服說終是不易

十八年傳故以鑄三鐘注古者以銅爲兵

史記秦本紀云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說本此案兵葢周禮所謂五兵之屬是也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五戎謂五兵弓矢

殳矛戈戟也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此爲得其實矣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闢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服氏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案此正爲作門不時發凡不必牽就土功之制服說甚合正義亦知杜無明證而卒駁其說何也

二十二年傳鼓儳可也注儳巖未整陳

案儳當讀爲毋儳言之儳鄭氏注儳猶暫也葢謂利

而用之雖阻隘亦可若僅盛聲以致志則鼓暫可也

即上文則如勿傷之義

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注夷一名城父頓國

今汝陰南頓縣

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劉昭補注

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酈元曰城父縣故

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夷

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

在濮水西者也咸案城父亦夷之邑遷許于夷而因

實其地也郡國志汝南郡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是矣觀昭九年傳云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則城父斷爲夷之邑不疑杜氏于昭九年傳云此時改城父爲夷不知此年焦夷之名又從何時而改邪其疑可立決矣竊以爲春秋時之夷即漢時之城父縣春秋之城父即漢時山桑縣之城父聚也相距甚近故後世并夷地而逕以爲縣耳杜訓夷一名城父其誤在錯解纂字矣酈元曰濦水于樂嘉縣入潁下至於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口也漢志汝南郡南頓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

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酈元云潁水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於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然則此城在南頓縣之南杜云南頓以意度耳

薄而觀之注薄迫也

案晉語載此事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曰薄簾也蓋讀爲帷薄不踰之薄高誘注淮南亦云設薄以觀之則訓帷薄者是

其辟君三舍注三退

韋昭晉語注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

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絏注羈馬羈絏馬繮

說文引傳絏作紲云系也少儀曰犬則執紲服氏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故晉語韋氏注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羈說文云馬絡頭漢書刑法志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咸案離騷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注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晉灼小顏以鞿爲羈杜氏以紲爲馬繮皆失之

師退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酈元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例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於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上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為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注桑泉在解縣西二十里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此本馬融說詩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先儒說左氏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然則鄭氏已知馬說之不可用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孔沖遠云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咸案詩黍苗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正義引服虔注召穆公王卿士也孔云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據此則正義亦知杜說之非矣

鄂不韡韡注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常棣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

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古聲不拊同拊亦作跗
案成公十六年傳韎韋之跗注詩六月正義引鄭雜
問志作不注不讀如幅葢古本跗或作不故鄭讀從
之也

好聚鷸冠注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
正義引釋鳥爲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
飾樊光曰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
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案漢書
五行志載此傳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
韋昭曰鷸今翠鳥也師古曰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
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

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此說甚確故蔡邕獨斷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後漢書輿服志作大銅珠制似縷簏輿服志作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輿服志作知天者冠述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者服之輿服志引傳曰鄭子臧好鷸冠無聚字說文云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矞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或从遹鷸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顏注逸法翠鳥自有鷸名而此以釋翠鷸殊繆飾冠非翠鳥二句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注衷猶適也

淮南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注屈短奇長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高以長短不得中爲不衷甚當咸
案後漢書武帝紀唐章懷賢注引續漢志以爲服之
不中身之災也故衷卽作中
二十五年經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注洮魯地
正義云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
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案酈元水經注瓠子故
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
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
二十六年經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國今建
平秭歸縣
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迴一里

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水經云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酈元曰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宋酈元以秭歸爲歸鄉亦未剖晰嚴觀元和郡縣補志以爲南岸爲歸鄉西岸曰秭歸此可以足酈氏之說蓋歸鄉在秭歸之南宋太平寰宇記夔子城在秭城縣東二十里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丹陽卽此後移枝江亦名曰丹陽又移都郢吳置建平郡在此據此知夔城與歸鄉相近服氏之說更精覈矣

傳室如縣罄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劉光伯規杜云言罄在縣下無粟帛罄國語作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案禮王制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正義引皇氏說此傳云如縣樂器之磬也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古人五架屋從弟四架下爲戶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牖牖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也依程說則室如縣磬爲古人架屋之常與此傳上下文義絕不相類惟韋昭劉炫之說得之

服孔杜君皆失解○磬與罄古通大戴禮禮三本篇縣一罄而何拊搏與此傳縣罄外傳作磬皆是也說文罄器中空也从缶殸聲殸古文磬字詩云缾之罄矣杜故依此訓罄爲盡然於傳義不合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正義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其閒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轉寫誤案劉炫規語已難駁正孔氏必曲爲之諱適以彰其陋也即據所駁世有經千百餘年之久而兄弟伯叔相及僅十二世者乎謬妄更甚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注左右謂進退在已

詩載芟篇侯彊侯以毛傳以用也鄭箋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沖遠引此傳云左右卽東西也案傳因楚師發凡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韋昭國語注西廣東宮楚軍營名此左右卽東西之證鄭說精確杜解非也

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注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

楚語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韋昭注東宮西廣楚軍營名江氏慎修云此卒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

也案此當是車法非徒法夏官司右鄭氏注車亦有卒伍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此相類杜解并失之

韅靷鞅靽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說文韅著掖鞥也从革顯聲靷引軸也史記禮書鮫韅索隱云以鮫皮飾韅馬腹帶也詩小戎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靷所以引也鄭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哀二年傳兩靷將絕正義曰橫軏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鞅說文云頸靼也靼爲柔革周禮巾車樊纓玄謂纓今馬鞅鄭司農云纓謂當胷王篇云靽與絆同說文絆馬

縶也詩白駒正義縶之謂縶其足維之謂縶其靷也

釋文縶足曰絆杜說與前儒竟無一而合未足信也

晉師三日館穀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案此與成十六年傳入楚軍三日穀不同彼傳釋文云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此穀爲地名春秋隱十年宋人衞人蔡人伐戴後屬宋楚滅宋改名曰穀後漢書郡國志考城故菑劉昭補注引陳留志曰有穀亭是也後以爲甾縣元和郡縣志云古戴國也今爲考城縣與城濮有莘皆相近濮水在南華縣南五里莘仲故城在濟陰縣東南三十里葢古莘國考城南華濟陰唐開皇時皆屬曹州南華本漢離狐縣屬東郡濟陰本漢定陶縣屬濟陰

郡據元和志萃之去穀當一百二十五里蒞晉師勝楚之後去而館于穀地三日以示暇也

晉師三日館穀蒞謂館于穀地也杜氏失解韋昭注晉語亦誤杜氏以宣十二年傳云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遂以爲食穀也不知傳特省文耳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經注踐土鄭地郡國志河南尹卷縣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杜據或說以實其地劉昭補注引杜預曰卽是衡雝酈元水經注亦沿杜解咸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衡雍踐土今之汝陽兩漢屬汝南郡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禮王制正義引服虔注云謂馬飾案後漢書輿服志

以輿馬文𩮜玉纓象鑣金鞍以相誇西京賦云璿弁玉纓薛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或誤爲鞅也以玉纓飾之周禮巾車鄭氏注纓今馬鞅弁亦以金爲之輿服志金鍐方釳劉昭注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據此知瑣弁爲馬冠不疑杜樊曲說

晉中軍風于澤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劉光伯規過云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旆不失牛馬二說皆非風讀當爲風乎舞雩之風包咸注風涼於舞雩之下此云風于澤蓋云風涼於澤也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

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周禮大司馬序官鄭氏注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鄭不以三行合三軍爲六謂三行爲六軍之佐故三行無佐杜以三行爲三軍遂疑三行之佐爲大夫帥此無據之說矣

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賈服注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翳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案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景伯子愼之說與周禮未嘗相戾賈疏駁之非是詩

秦譜正義引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于

鳴牛此又可以足賈服之說

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注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顧炎武以爲晉有二瑕其一河東解縣其一宏農湖

縣解以此瑕爲湖縣謂酈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

邑爲誤江愼修正之云傳曰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水經注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

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解梁間一邑焦在河外獨

之武於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强以後漢宏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然不知顧氏之誤實爲杜說所惑

羞嘉穀注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

詩生民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鄭箋以此爲四穀傳𥹋取穀之異色以象其文杜說非也

三十三年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注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

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

案卒哭者前儒皆以爲卒此無時之哭唯朝夕哭非止哭之謂杜氏蓋意主短喪之說其誤一也作主在既虞之後從祔所用故云祔而作主杜氏以爲旣祔乃作主以祀於寢則祔於祖者空以祔告抑以主祔乎其誤二也禮記檀弓下正義云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愼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駮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曲禮下正義云公羊上係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祔而作主又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祀廟既事畢反之殯宮此甚明晰作主之木公羊

傳有正文杜氏乃舍練主用桑虞主用栗而取張包周之論語以社主爲主其誤三也後漢書禮儀志云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據此則虞祭時已用主至祔廟即以其主祔此與周禮略異然以主祔廟猶古制也　咸案士虞禮記卒哭明以其班祔鄭氏注凡祔已復于寢正與傳合賈服注此傳皆與鄭同故朱子亦宗康成之說近顧氏棟高以爲不必拘儀禮本文而以檀弓喪事有進無退爲既祔不反寢之證不知有進無退蓋謂柩出無復反之禮豈卒哭祔廟之事乎觀檀弓下云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皆未葬以前之事非卒哭以後之謂也顧氏意欲排擊宋

子而遂爲此蔑禮之論試思傳云卒哭而祔豈三年始祔之謂邪如祔不反寢而傳又別之云烝嘗禘於廟何邪以開元政和之禮可以定三禮三傳之非邪此正晦菴之所以痛詆象山而顧氏又拾象山之牙慧也近時異說嘵嘵多準於三年喪畢祔廟之說此論蓋起自程張然非禮經之舊矣 晦菴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案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此可以證晦菴同廟而享之說

烝嘗禘於廟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

同於吉

禮王制云祫禘祫嘗祫烝盇四時之常祭行于三年喪畢以後皆爲吉祭之大禮不獨禘祭爲然也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公羊傳謂之大祫盇喪畢之大嘗也杜注彼傳以大事爲禘此傳以烝嘗爲常祭皆誤故惠棟云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祭統謂之大嘗禘是也行於冬謂之大烝夏官司勳曰祭于大烝是也詳惠氏禘說

禮王制鄭氏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詩玄鳥箋又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禮王制正義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僖

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文公十六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故十五年春乃禘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案鄭志所載三年傳無文且王制注云喪畢而祫於玄鳥箋云喪畢而禘首鼠兩端經義轉從而涸惠棟辨之甚善成以爲烝嘗禘皆得爲祫於文二年公穀兩傳及國語見之穀梁傳云祫嘗爲語謂之烝公羊傳則直謂之大祫蓋祫爲大大祭之總名可以該烝嘗禘三祭也然圜丘祭天之大禘祭之名獨不可通烝蓋祫爲廟中之祭說文云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鄭以爲祫大於禘王肅等以爲禘大祫小皆不必軒輊正義以爲祫郎禘顧棟高用其說以拚誅朱子遂并世本國語史記戴禮皆以爲附會不足信誕誣甚矣

文公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注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

今年三月置閏葢時達歷者所譏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顧亭林據漢書律歷志及高帝紀謂置閏必在歲末以正杜說然顧氏不明歷法安能抉其本根惟江氏愼修云古歷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案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同元史歷志推之云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入食限失閏也顧棟高以爲非大義所關不必致詳此欲自文

其淺陋而又奉杜氏之謬法以爲圭臬者觀其爲朔閏表是獨求合長歷之說而未能盡合近人則又奉顧氏之說以爲確論其流失誤人久矣

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閒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也謂步歷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期推歷元非也推歷元者漢歷太初歷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爲正月也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歷惟有入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閏餘爲終故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

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即經書乙巳公薨於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用劉敞說謂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

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間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此由杜氏長厯置閏之失實自晉宋以來無有辨其誤者至江氏始能抉其紕繆然猶舉正於中爲正朔之月謂古厯無二十四氣則又不然咸案周書時訓解所載皆二十四氣周月解曰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漢書律歷志分至者中也中必在正數之月所謂
舉正於中者葢舉正數月中之分至也分至居四時
三月之中故謂之正杜解正字誤顏師古注漢志亦
不尋繹正文而沿其說江氏謂正朔之月然正朔亦
不得爲中漢志所謂中朔相求之術謂四分朔旦冬
至之月法以其一乘之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志曰
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亦不
專指正朔之月爲中也志引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
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愼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於始
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
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此又可以證江說之

確然余每服其論而惜其無專帙以破俗學之疑也

及南陽注今河內地

僖二十五年傳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案呂覽高誘注南陽晉河北山陽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川之屬皆是也杜解可逸

六年傳由質要注質要劵契也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後鄭謂質劑者爲之劵藏之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據二鄭之說皆以分訓爲晰

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注八

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服子愼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衞冀隆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卽發文史失之卽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氏憑空發傳衞難之甚當正義必曲爲之辨然適存服衞二說以佐成其非也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注摏猶衝也

摏亦作舂禮學記鄭氏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謂重撞擊也正義以爲兵車之法三人其乘魯宋與狄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此

爲杜氏諱狄長三丈之說耳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輈人鄭氏注兵車衡高八尺七寸卽據車之高與戈之長亦僅過狄身之半安能徑及其喉若據何注公羊云狄長百尺則更懸絕矣蓋殺狄於旣獲之後則長狄未必仍立杜氏所云三丈者正以此句擬其辭耳而不知其說亦不可通摏其喉必在長狄旣踣之後不疑若以長論則穀梁傳云身橫九畝豈益誣乎顧亭林疑之非也

臯父之二子死焉注臯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

此沿賈逵之誤如逵說則傳當云臯父穀甥牛父死

焉不得謂之二子鄭衆云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解二子亦誤惟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此爲定論服虔又辨之云殺緣師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如服說則必傳云皇父與二子死乃順是馬說旣明而又爲服虔所晦傳文本簡直易曉前儒必自擾之何也正義亦云如馬之言於傳文乃順然不敢違杜顧亭林以爲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耐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以敗狄于長丘注長丘宋地

郡國志陳留郡封丘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有狄溝郎敗狄于長丘是也顏師古注前志封丘亦引孟康曰

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溝是酈元注水經濟瀆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其在春秋爲長丘諸說皆以長丘在封丘元凱所未詳也

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肆暫往而退也

詩皇矣是伐是肆毛傳肆疾也鄭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此合隱九年與此年傳解其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氏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賈公彥引此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必賈服之說也案釋言曰窕肆也郭璞云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詩周頌大明鄭箋肆疾也正義引爾雅

郭注及此傳云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釋言肆力也郭注肆極力邵氏晉涵云肆又爲力者文十二年傳云使輕者肆焉皆解爲勇士犯敵之義非輕騎誘敵之謂也杜說誤矣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注大廟之室

大室公羊作世室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正與公羊傳同義世大古通用字耳案禮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氏注世或爲大惠棟云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衞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

稱大子春秋傳曰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經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古世與大同義大室猶世室也杜氏以爲大廟之室亦本賈服正義謂是周公之廟非魯公誤也

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京相璠亦云瑕城在解縣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杜說

與晉地道記皆云在猗氏縣東北劉昭郡國志補注於猗氏縣下引地道記於解縣下引杜解此執首鼠兩端之說安足以證古且郡國志旣明言解有瑕城而復援杜說以亂之則更多事矣郡國志宏農縣有桃丘聚故桃林劉昭補注引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此顧氏亭林所云瑕有胡音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閿鄉縣治瑕邑卽桃林之塞謂酈注水經誤咸案郡國志宏農郡華陰劉昭補注引高誘注淮南云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元和郡縣志河內道靈寶縣（本漢宏農縣隋置桃林縣唐天寶元年改靈寶）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春

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車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又於關內道華陰縣下云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博物志所云在湖縣休與之山太康地記所云在閿鄉南谷中者特就桃林之在湖縣而言其實猶一隅耳杜云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地道記云潼關者則又桃林塞之盡處然杜云縣東疑非舊址則以高誘縣西之說爲近古也郡國志華陰縣劉昭補注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此亦桃林塞之盡處也惟宏農縣之桃丘聚則

桃林塞之首也桃林塞近華山瑕近解梁傳所云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是也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葢鎮撫其地非桃林別有瑕邑也瑕之距桃林僅四百餘里耳杜氏僅知潼關爲桃林塞已疏顧炎武又指湖縣爲瑕則更紕繆酈道元必不受其誣也

其處者爲劉氏注士會堯後劉累之嗣別族復累之姓孔穎達云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其文不類疑非本旨葢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

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案後漢書賈逵傳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章懷賢注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然則孔氏之疑不盡虛誕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注蚡冒楚武王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鄒氏云蚡一作粉音僨冒音亡報反又音默也劉炫規杜據楚世家蚡冒是武王之兄正義駁其紕繆然不知杜更何據

七遇皆北注軍走曰北

楚語吳師大北韋昭注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

案虞仲翔駁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康成謂春秋能東西之曰以正以師之用戒走北也鄭意讀北如字漢書劉歆傳云左氏傳多古字然則虞韋之說其近之與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服虔注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案吳都賦獸不擇音李善引服注同善曰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惟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案郭象注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杜說誤劉光伯規過

不誣

十八年傳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注驂乘陪乘

戰國策高誘注三人共載曰驂乘

在九刑不忘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昭十二年傳入索九丘孔穎達引延篤言張平子說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此正與子慎說同案周禮司刑賈公彥疏引此傳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引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案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

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
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
書耳杜氏以彼傳云作九刑遂以九刑別爲刑書不
知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之謂何也此可以見鄭氏
之卓識

賓于四門注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

尙書鄭氏注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惠氏棟
云鄭注尙書以堯典文祖如周之明堂經云舜假于
文祖下卽云詢于四岳闢四門又堯歷試舜賓于四
門四門卽明堂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也四門之外
有四學總名曰辟廱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西東南北即指四門此舉蔡邕月令明堂論爲說案論云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敎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敎以六藝守王闈則周之四門實兼闈門蔡邕所云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蓋綜詩義耳男實四門散見于明堂位故大戴禮盛德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盧辯注云言四海之君各以其方列于水外與明堂位合又上與周詩堯典合先儒不以明堂位盛德兩篇之記契勘書之四門與詩之東南西北而汎指四方及四方之門微蔡氏發明大義明堂之法幾不可攷咸案杜氏訓傳多失古義惟文二年傳注以明堂爲祖廟與古法合惠定宇云杜唯釋五色比象一條合於明堂之制此傳及

僖五年觀臺注并爲疏矣

使樂呂爲司寇注樂呂戴公之曾孫

孔沖遠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

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左傳杜注辨證卷二